

春行银屏山

方华

一

谷雨前后，一向沉寂的银屏山中渐渐喧哗起来。摩肩接踵的人流只为一朵花、只为一朵生长在绝壁上的花、只为一朵历经千百年依旧摇曳在百丈悬崖上的牡丹花。

穿村越岭进入巢湖南岸的银屏山中，深入主峰下面的幽谷，迎面一绝壁欲倾倒扑面。抬首，一片几乎光秃的石崖上，那株牡丹正临风绽放。

这是一株白色的牡丹，一蓬绿叶丛中可见一朵朵洁白的盛开。苍劲的枝干盘虬着，牢牢抓住嶙峋的崖壁。

银屏牡丹到底生于何年，现无从考证。我在仰望中冥想，它是如何扎根在这片绝壁之上，又是如何生生不息地摇曳千百年？

叹为奇观的是，银屏牡丹虽历经风云变幻、风霜雨雪，就是不凋不谢、不枝不蔓，既不缩小，也不长大，千年保持一貌。

在景区竖立的一块石碑上，我看到上面刻着：“此牡丹为天然野生白牡丹，秉承天工之厚赋，破石而出，民间传说花开多少，花期长短，可兆示旱涝丰歉，又称之为‘气象花’、‘神花’。”“三朵以下干，四至八朵保平安，十朵以上淹。”这是当地流传的一个说法，竟十分灵验。据气象专家考证认为，牡丹根系的吸水状态和枝叶受空气湿度的影响，决定了当年花开的朵数和繁茂的程度，因此，银屏牡丹报旱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科学性。

而站在这朵花下的我却认为，花是天地的心跳，她比我们更知道这天地、这山野、这时节的气血脉动。

赏牡丹，人必提洛阳。古都洛阳乃富贵之乡，烟柳繁华之地赏花，呈现的是人间生活的美好与幸福。银屏牡丹隐身在僻壤群山，开放在瘠石贫瘠，赏此奇花，更能观照到一种精神，那就是——美好与幸福来自于艰难困苦中的不屈追求。

花下方的石壁上有张凯帆书写的“银屏奇花”四个大字，在长久的仰望中，我忽有所悟：银屏奇花，不是奇在高度，不是奇在险绝，而是奇在这种近乎悖谬的生命意志——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绽放出最需要沃土与呵护的富贵之花。这是生命的宣言，是柔韧对刚硬的征服，是美对荒芜的胜利。她们不向下俯视尘埃，只向上承接天光雨露，以一种孤绝的姿态，完成了对春天对生命最深刻的理解。

二

“学书学剑来封侯，欲觅仙人作浪游；野鹤倦飞为伴侣，岩花含笑足勾留。绕他世态云千变，淡我尘心茶半瓯；此是巢南招隐地，劳劳谁见一官休”。近千年前，北宋大家欧阳修也曾来此赏奇花，并留下《仙人洞观花》一诗。

仙人洞即在生长奇花的绝壁之下，洞口斜入山底，拾级而下，瞬间跌入另一个时空。

洞是喀斯特地貌的杰作，高阔处如殿堂，低窄处需躬腰侧身。石钟乳、石笋、石柱、石幔，在灯光下呈现出乳白、浅黄、赭红的色泽，仿佛凝固的瀑布；倒生的森林、玉雕的宫阙、闪烁的星辰。仙人床传说是吕洞宾歇息之处，八仙聚会场景惟妙惟肖。洞中穿行，伴着一个个神话传说，仿佛穿越一个神仙世界。

洞有三层，全长一千多米，传说是崔自然、吕洞宾修炼之处，故名仙人洞。

洞的寂静处，能听见水滴的清越之声，寂静中，我又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就想到，那些传说中的仙人，或许并非真的在此炼丹飞升，而是那些来到这里的凡人，在绝对的黑暗与寂静中，遇见了内心深处那个更清明、更本真的自己。洞是山的记忆，是时间

堆积的腹地。而这些石笋石乳，仍在以百年一厘米的速度生长——它们才是真正的“仙人”，在人类无法感知的节律里，进行着永恒的、沉默的修行。

三

出洞回到山腰，南行登主峰。沿纽带般的山路穿过一座沿山势而建的古朴山村山腰村，便是层层茶田，一行行青翠的茶垄间，有三五村姑在采摘雨前茶。

至顶，有庙宇巍峨，是龙兴寺。寺不大，几栋黄墙红瓦，唐时始建，几经兴废。一位僧人正在檐下清扫枝叶，竹帚划过青砖的沙沙声，有一种抚平岁月皱褶的韵律。

这里没有名山大寺的鼎沸，殿堂里的佛也显得更亲和些，眉眼低垂，似在倾听山风、鸟鸣，而非人声的祈愿。我在寺前静立，心无所求，只为这片刻的虔敬与安宁——在这匆忙的人世，能有一段全然专注于“无用之事”的时间，已是奢侈。

面南，银屏山脉层峦起伏，逶迤苍莽。想象“九狮抱银屏”之说，恐要像头顶盘旋的一只老鹰一

般，才能看清九峰环抱我为峰的气势吧。

出龙兴寺，绕行东边的白云庵。村舍散落在梯田和山林之间，灰墙青瓦，是典型的江淮之间建筑。村头的溪流中有几个孩童在摸螺蛳，笑声脆生生地溅起水花。一位大嫂在一树杜鹃掩映的门前侍弄一方青葱的菜地。她邀我和同行喝茶，是自采自炒的野山茶，汤色清绿，入口微涩，回味却甘。

品茗中，想起绝壁上的牡丹。是啊，那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传奇，是奇迹。但寻常人家的屋檐下，一树花、一畦菜、一碗热茶，何尝不是更坚实、更温暖的春天？绝壁牡丹是山的魂魄，而山里人家，是山的血肉。魂魄固然高渺，血肉才是温度所在。

回头望，银屏主峰西侧的绝壁正被一片明媚的春光照耀，像一扇巨大的屏风，耸立在群峦中。我恍然明了，这就是银屏之名的由来吧。银屏，一面展示着天地大美的银色画屏。



绝壁生奇花



巍巍银屏山

乡村童年

马骏斐

蝉鸣在村口的老槐上叫醒了夏天
牛背驮着朝阳
慢悠悠晃进一缕轻雾围住的田野
母亲在塘边搓洗着晨光
棒槌声惊起芦苇丛中一群
偷听碎语的麻雀

麦地上的稻草人在风中举着空袖
侧耳聆听追逐的笑声
我们用狗尾巴草串起活蹦乱跳的时光
将一串串清亮的吟唱
挂在檐下

南瓜藤攀缠的院墙上
几个挤眉弄眼的小脑袋忽隐忽现
藕塘里赤溜溜的诱惑
在一张举着粉朵的荷叶下等候
被父亲从井中捞起的清甜
总是抵不过菱秧下的青涩

当蝴蝶从母亲的蓝头巾上飞走
臂弯挂回的簸箕里藏着毛桃甜蜜的笑
几粒覆盆子的酸甜
一直在味蕾上穿越记忆
那粒舌尖卷不到的香瓜籽
至今还粘在嘴边

当甩动的槌枷将太阳赶下山
也将一粒粒金黄的叮叮抖落在萤火虫提着的小小灯笼下
那些铅笔字像田埂一般歪歪斜斜
这时会有秧歌或戏腔
飘带一般连着回家的小径

村庄的灯光随蛙鸣起起落落
它穿越沧桑永葆温馨
母亲的针线一遍遍在光晕里缝补着乡愁
一弯新月如那把磨亮的镰刀
一直收割着我结满快乐的饱满童年

九九闻雁

邹少男

一声雁过长天远，
九九风微已报春。
民间有句老话：“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小时候常听老人这样说，却很少真正留意过它所指的节令变化。直到年纪渐长，才慢慢懂得，这些朴素的民谚，其实是人们在漫长岁月里对大自然最细腻的体察。

3月5日，正是“九九”的第三天。傍晚六点半，我和老伴像往常一样，在老年公寓大院里轻松地散步。冬天的寒意还没有完全退去，天空呈现出一种灰蓝的颜色。

我们边走边随意聊着。忽然，一阵清亮而悠长的雁鸣声从空中传来，带着一种辽远而清澈的回响。我们立即停住脚步，不约而同地仰头张望。天空中一长列大雁正由南向北飞去。那弯曲的队形，像一条缓缓移动的弧线，在接近暮色的天空中显得格外悠

远。
雁阵整齐而从容。尽管雁阵中雁的数量众多，但它们的翅膀上下摆动的姿势和速度、节奏，可以说是绝对的整齐划一。我忽生遐想，这与地面上队列操练有素的士兵可有一比。

那一刻，我心里顿时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兴奋与喜悦。或许是因为久违的雁鸣声，或许是因为那整齐而优美的雁阵。高远的天空，远飞的大雁，那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一部正在播放的影视，在广阔的天空里声色并茂地放映着。

我们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雁阵渐渐飞远，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天边的深处。天空也恢复了原来的安静，大院里只剩下微风和群树干燥的枝杈。

可是，我的心情却已经不一样了。仿佛在那一阵雁鸣

之后，空气里多了一些新的气息，它预示着冬天的沉静在松动，南方的温和正在悄悄向北移动。

那些从南方归来的大雁，正是报告春天讯息的信使。那讯息很简单——春天，正走在路上。

2026年3月7日
后附：照片1张。

